

『百度』不到的旧时光

楷叔办佛山首家家庭钱币博物馆,30多年珍藏无数旧物

不久前,一场名为“托物言志”的旧物展在佛山图书馆温情上映。有各个时代的钱币邮票、有民国时候的课本小说、有上世纪的画报、还有各种各样的粮票、徽章、奇石、陶瓷和电木唱片等。来自佛山市集藏文化会的三十多位收藏爱好者,用这3000多件反映本地教育、文化、风俗和生活等变化的旧物,带无数街坊重温老佛山的记忆。“我呀,就像同时生长在两个世界里。我生活在2017年,而我收藏的旧物来自遥远的旧时光,每一件旧物都有它的故事,真高兴能够遇见它们。”面前这位笑声爽朗的佛山老街坊,正是佛山集藏文化会的会长楷叔。他说,这场旧物展里浓缩的故事,可是你“百度”不到的珍贵记忆。像课本、唱片、纸契等细碎的小物,都是民间收藏家们多年积累下来的藏品。轰动一时的旧物展已经落幕,而楷叔的收藏故事仍在悄然继续。



“托物言志”展受到一众市民追捧。

百年老屋变佛山首家家庭钱币博物馆

塔坡是佛山初地,而老佛山楷叔的故事,也得从塔坡讲起。楷叔三代住在塔坡,当年他的公公和爷爷的老屋就隔了座塔坡庙。两家住在斜对面,青梅竹马最后成了一段美好姻缘。于是将近60年前的佛山有了一位叫麦德楷的小孩。公公收购玉器和旧家具,爷爷则在塔坡街开了家卖竹椅竹床的农具小铺,麦德楷从小就公公爷爷那辈听来许多老故事,他对历史与旧物也怀有深厚而特别的情感。1977年,麦德楷初中毕业,接手了爷爷的农具小铺,做

过士多,收过家具玉器,卖过陶瓷字画,最终决定潜心收藏钱币。在楷叔看来,南方天气潮湿,字画不易保存;老家具太大,也不便存放;而珍贵的陶瓷又多源于景德镇,唯有收藏钱币最具“天时地利人和”。这位从小在塔坡街长大的老佛山,将爷爷流传下来的百年老屋变成了佛山第一座家庭钱币博物馆,并取名“流金岁月”。楷叔的藏品主要有钱币、古书籍、徽章和佛山历史文化四大类。这小铺里的琳琅满目的旧物,都只是楷叔30多年收藏

的冰山一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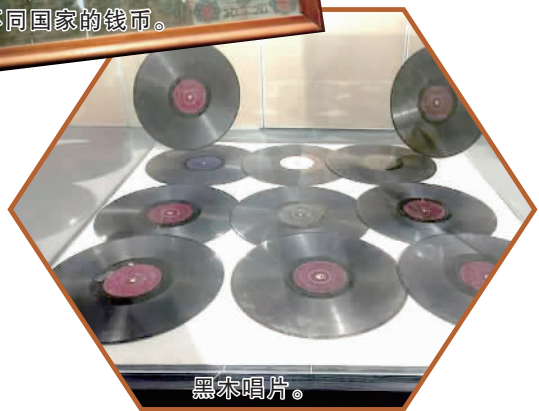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年来,坐过“流金岁月”老木椅的人数不胜数。从世界各地回来寻根的华侨、来做佛山历史文化调研的学生、慕名来参观淘物的市民、……楷叔总会热情地邀客人们坐下,沏一壶香茶,把“流金岁月”的故事娓娓道来。他也常常带客人们游览塔坡初地、鸿胜馆、粤剧博物馆等,乐此不疲地当义务讲解员,细说佛山的前世今生。去年秋天,他发起成立了佛山市集藏文化会,带动更多人记录和传承历史。



民国时期的抄书本。



不同国家的钱币。



黑木唱片。

民国纸币大多有特别暗记

每当楷叔的手触到老钱币,目光落至,他几乎能一眼识别真伪,甚至能立刻说出年代。“你看,旧物由于长时间氧化,表面会形成氧化层,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层自然光泽,就叫包浆。只有经过岁月洗礼的旧物才有包浆的。”楷叔拿起一枚光绪银币笑着说。“而民国时代的纸币大多数都是由美国印的,当时的防伪技术还没有现在那么先进,于是制钞时会加入一些暗记。这些暗记可是非常有趣的。”据楷

叔介绍,不同年代不同批次生产的纸币,在文字和图案上都会有一些很细微的区别。比如上面的龙图案,这一批是长须龙,而另一批则是短须龙。比如有批的“民”字会多了一个小点,有批的“宝”字,里头的“缶”会用“尔”或者“王”来替换。“你可能以为它是印错了或者不小心弄到一点墨上去,其实是故意这样的。”楷叔说。

楷叔还记得,他收藏的第一张钱币是70年代的1角钱。当时他

还在念小学,其实也没有收藏的概念,不知为什么觉得这张枣红色的钱币有趣极了,就将它保存起来了,“没想到十年之后它竟然还会升值。”春秋的古币、秦代的半两钱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时期的铜币……这30多年来,楷叔珍藏起了3000多版钱币。“在收藏界,玩收藏几十年也不过相当于中学生水平。每一个钱币都有它的故事,背后是浩瀚的历史时空。”楷叔笑言。

到天光墟淘物 与时间赛跑

在“流金岁月”小铺里,笔者见到了一本民国时期的抄书本。封面姓名一栏写着“凤兰”二字,翻开本子,依然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泛黄的纸页里抄写着一些可爱童谣,还有老师的批注。“这位凤兰小姐要是还在世,如今也是一百多岁的老人囉!”楷叔说,为了防虫蛀,民国时代的书页大多加了特别香料。“闻香识书”,也是辨别旧物真伪的其中一环。

除了这些老作业本和试卷证书,楷叔还收藏了300多本民国课本。“以前中国用的是四书五经,没有‘课本’这个概念的。到了光

绪后期才有‘课本’之称。课本的名字也很有趣,叫《复兴常识》、《复兴历史》、《复兴国语》之类的。”楷叔说,这些藏品很多都来自于天光墟。天光墟是凌晨两三点开档,天一亮就结束的集市,“以前有些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,只能出售家藏古物维生,又不想被别人认出,所以就半夜来这里摆摊了。”天光墟在珠三角有着悠久的历史,至今在佛山及周边地区,每到周末依然延续了这个传统,不少收藏爱好者都来这里“淘宝”。

楷叔曾在天光墟淘到了1923年出版的孙中山《建国方略图》。

该方略图长48厘米,宽52厘米,在全中国目前已知的只有三本。一本在北京图书馆,一本在长沙,而一本则在楷叔手上。楷叔介绍,当时中国不具备印制这种尺寸和色泽的技术,该方略图是由外国印的,当时只有政要才有。

楷叔说,每次淘到好物,甚至会三天三夜睡不着觉。“不过收藏旧物是很讲究缘分的,刻意去找有时反而遇不到。我们就像跟时间在赛跑,因为热爱,几十年都这样投入进去了,不会回头囉。”

撰文/谭碧韵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楷叔在流金岁月小铺介绍藏品。